



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,只要不是如孙猴子般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,他的人生路上,总会有些领路者。小时候教我们开口说第一句话的人,第一个扶着我们走路的人,人生的第一个老师,工作中的第一个领导,事业上的第一个指路人等等。我这里要说的,是我在文学路上,一个影响过我的人。也许连他自己都不能晓得,曾经给我启发、给过我帮助。如我这样的业余写作者,小时候是一点基础也没有的,爱好上文学时已近成人,而且其行状极其偶然。岁月匆匆,光阴冉冉,忽忽已过了近三十载,虽然这若干年从不敢懈怠,其步履蹒跚,坎坷不尽。然每每回忆起最初走上文学之路的机缘,仍感到兴奋、不安、羞愧和感激。

我小的时候,极其顽皮,爬墙上树,无所不能。正赶上上世纪七十年代,学校里也不抓教育,我们孩子就野疯野玩。书是没有读多少的,文学更是不知为何物。高中的后两年,赶上了恢复高考,这时我们才被潮流涌着抓紧了学习。第一年高考,我还稀里糊涂,考场上还与一个同学打架,当然没有考上,差了二十几分。回家父母说,补习吧,再考。这时候有点明白了,但也不太明白,第二年以几分之差落榜。怎么办?是再考?还是待业?父母说,再考一年吧。又去补习,这时候有心理压力了。说压力,其实是羞愧,同学都考走了,你还



一切皆缘于那场饭局。

那是我到大庆谋生的第十个年头,业务做得顺溜,又刚在水岸家园买了房子,春风得意马蹄急,杯酒下肚,就漫无边际扯起了犊子。

说的是家里的一段往事。

爷年轻时被国民党溃兵抓了壮丁,村人皆说爷死在外头了,唯奶不信,奶吃糠咽菜,苦巴巴等了一年,腊月凌晨,风雪大作,奶才开门,看见个半人半鬼的家伙蜷在屋角,细视,竟是形如枯槁的爷。

爷连着三天人事不省,水米不进,郎中劝奶给爷预备后事,奶死犟,不听,跑去相公庙求菩萨,老和尚劝奶给爷叫魂,奶请来全村男女,乌泱泱站乌石堰坝头喊了一夜。

天蒙蒙亮,爷在坝脚闲逛,浓雾里冲出个白面书生,乌纱帽,大红袍,手执钢鞭,上来就要逮他,爷慌不择路,田畈、村庄、树丛,四处躲藏,最后累瘫在一堵墙脚下,被那书生死死按住,动弹不得,爷急了,咩——山羊一样大叫一声,就醒来了。爷活过来后,去相公庙还愿,一抬头,见台案上端坐着相公老爷,乌纱帽,大红袍,白面书生,手执钢鞭,竟是梦里抓他的人。爷惊得磕头如捣蒜。

我自幼听着爷的这段传奇长大,听得耳朵长茧了,以至说来口若悬河,说得一桌人停下筷子,瞪着牛蛋大眼睛听我演讲,我像个走南闯北的说唱艺人,为求生动逼真,愈发添油

在这补习,算啥事?正巧这时,银行在高考落榜生中招干,招那种离高考线差几分的学生,银行这一招挺绝。于是我去报名,人家很正规,从高分往低分撸,我被撸上了,于是轻而易举也可以说稀里糊涂进了银行。进了银行就要开始培训,因为银行是一个特别的机构,又是一个非常严格的、刻板的机构,各种规章制度眼花缭乱。我们很快就被集中到地区,开始三个月的基础培训。地区就比我们县里大多了,地区还有火车,我们住的地委招待所,离一条铁路线很近,每天我就听着火车的汽笛声入眠,感到兴奋无比。

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小会议室居住。会议室是我们去时才临时改为宿舍的,一下子住进二十几个人。钢丝床都沿墙边放,一溜排,大家头抵着头,脚抵着脚,也挺高兴,年轻嘛,新鲜嘛。睡觉也不怕吵,因为倒头就睡,和我同宿舍一个白脸的兄弟,他比我大一两岁,瘦瘦长长,很是漂亮,可以说很是飘逸。他一身的反骨,说话喜欢嘲讽,一副庄子般的优游的样子,特别迷人。最厉害的他还读过很多书,可能就是这些书“害”了他。他看我弱小(我个子矮),便与我好,有时对我大谈聂赫

加醋起来:爷被撵急了,偷偷回头,见那书生将红艳艳的长袍扎在腰间,黄豆大的汗滴顺着白净的额头,急雨似的滚落下来……

满桌寂寂,唯闻火锅咕噜噜叫唤,座中一人忽说:这么精彩的故事,为啥不写成小说?说话的是个陌生中年,身材魁伟,白净儒雅。写小说?我像个唱得正欢的电唱机突然被拔了插头,哑了。那不是作家的事儿吗?太遥远,太高大了,我都38岁了,这些年上天入地跑业务,客厅除了电视机说明书,怕是连张带字的纸片都难寻到,我能写小说?

宴会散场,我顺着黎明河往家走,北方的春天来得晚,四月了,河边的杨柳还未吐绿。脑袋乱得像只刚被踩翻的鸡窝,出门时,那中年人紧握着我的手说:你的语言天赋特别好,适合写小说,别打怵,咋说的就咋写。这才知道,中年人叫王鸿达,是大庆市的专业作家,已发表了几百万字小说。

折腾一周,我终于将爷的故事写出来了,竟一气写了一万多字,自己也觉着不可思议。正得意,王老师兜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:小说不同通讯,小说得有自己的语言。于是,我在电脑这头,王老师在那头,逐句逐段给我解析指导,甚至连一个字的用

那个白脸长身的兄弟

苏北

留朵夫和玛丝洛娃,可我不知道这个姓聂的和姓玛的是干什么的。

这位老兄,每天早上起来,还会走到大大的阳台上,伸个懒腰,之后敞开双膀,很深沉地就是一声:

“啊——,圣母,玛利亚——”

那个时候,我也不知道这个姓玛的圣母是干什么的。

可是我就是通过他,知道了什么叫世界名著。我得到的第一本世界名著是《春潮》,一个薄薄的小册子,之后我也知道了聂赫留朵夫是小说《复活》中的人物和玛丝洛娃是个妓女。我开始有意识地读世界名著了。那时正是世界名著重印的时候,我买了许多这样的书,比如《复活》《老古玩店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红字》《约翰·克利斯多夫》《绿衣亨利》《契诃夫小说选》《母与子》等,而后我一部一部阅读,虽然不好读,我也不太喜欢读,可是我暗下决心,既然是世界名著,肯定是经过许多牛人筛选的。它能流传下来并且被世人所认可,肯定有它的道理。——否则,难道全世界的人眼睛都瞎了?

在地区三个月,我还从我的在地区师读中文系的中学同学那里找到一本《世界文学名著导读》,上面都是一些名著的片断,于是我便按图索骥,

依着葫芦画个瓢的方式来选购书籍。

三个月的学习生活结束,我的个子长了一大截。更重要的,我已有了一箱子的书,我得把它们当宝贝似的带回我将工作的第一个地方,一个山区小镇。后来我又变动过多次工作,书也越来越多,但我总忘不了那些人生最初的记忆。



苏北,安徽天长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安徽大学兼职教授。多年致力于汪曾祺研究,著有《苏北作品精品集》(六卷)。有《忆读汪曾祺》和《汪曾祺闲话》二种,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。

我的文学梦

程建华

法,都指出其中的深意。王老师说表现一个人惶恐不安坐在凳上,得说“猴”在凳上,猴,才能淋漓尽致体现出不安的心情和神态。

王老师为这篇小说取名《喊魂》,说:故事精彩诚然好,但小说不仅仅是讲故事,而是借讲故事的过程,来体现一种时代精神,《喊魂》应该朝着体现奶的坚持不渝,以及村人同心协力救助爷的这种大爱精神着墨,这才是小说存在的意义。一语惊醒梦中人,我沉下心,按王老师指点,将《喊魂》翻来覆去盘弄,差不多半年后吧,咬咬牙,将八千字的定稿投给了《章回小说》。

接到《章回小说》编辑老师的留用电话,才是投稿后的第六天,幸福来得如此突然,我紧张得语无伦次,一种被认可的喜悦,刹时巨浪般将我吞噬了,这是此前成交了多大业务都未曾有过的感觉。

《喊魂》最终发表在《章回小说》2015年的第12期上,还收到了七百多块钱稿费。此后,我走在路上都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,我突然习惯了用心去观察身边的每一个人,每一件事,想着怎么用文字来刻画这个人,这件事,才能更传神精彩。

而安徽老家的往事,甚或村庄里每一个去世或健在的人,他们的音容

笑貌,都像精灵一样,一个个跳跃着扑入我的脑海,那么多遗忘经年的旧事,忽如枯木逢春一样,一点点又在我眼前生长繁茂起来,我用文字收集了这点点滴滴,汇成了一篇篇精美的小说或散文。

时不我待,我需要更勤奋一些,努力实现这晚来的文学梦。



程建华,1978年生。安徽省作协会员。潜山市作协主席。小说散文百余篇,见于《北方文学》《章回小说》《台港文学选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民间故事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散文百家》《飞天》《百花》《岁月》《牡丹》等刊物。